



投稿邮箱:www85193207@126.com

【金瓶小札】

□祁白水/文 老五/图

歪狗材、怪狗材、贱狗材，皆是西门大官人对应伯爵的呢呼，二人的密昵，于此可见。而应花子这位西门府上最著名的食客，也真没辱没了大官人送他的这一称号：摇尾乞怜，曲意逢迎，傍虎吃食，恰是一块狗材料。

有一次，应伯爵照例来蹭饭，不巧西门庆心情不佳，只是虚让一让：你吃了早饭不曾？伯爵故作妩媚状：哥，你试猜？这有啥子好猜的，西门庆没接这个茬，硬梆梆地反诘道：敢是你已吃过不成？显然没好气儿。没想到这花子，掩口痴痴笑道：竟是这等猜不着！也真有他的，如此忸怩作态，脸皮赛过城墙了。西门庆也被他气乐了：怪狗材，没吃就是没吃，做这等张致！欣然赐饭。你看，这像不像饭桌前的一只狗，故作憨态，摇尾乞怜。唉，为了一口饭，为了可笑的一点自尊，如此丑态迭出，岂不可怜？

此是未曾吃上之前，吃上之后，亦足令人解颐。有一回早饭，西门庆用水面来招待应伯爵和谢希大：一碟十香瓜茄，一碟五方豆豉，一碟酱油浸的鲜花椒，一碟糖蒜；三碟儿蒜汁，一大碗猪肉卤，一个银汤匙，三双牙箸。各人自取浇卤，倾上

【问茶齐鲁之三十三】

□许志杰

出天门西去逆长江而上，经宜昌达恩施。这一路山连着山，洞牵着洞，路漫漫，雾弥漫，把“千山鸟飞绝”那句诗放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不知当年陆羽出门找茶，是不是走过这条路，可真的是千辛万苦，难于上青天。眺望山间，纵是如此艰险，我们的建设大军也已经开进山里，劈山凿洞，架桥修路。据说，这是正在建设中的上海到成都的高速铁路，将来一旦建成，火车从沪到蓉只需十个小时。500年前唐代诗人李白想象的千里江陵一日还，就将成为现实。陆羽是没这福分了，他的后人却可以乘着高速列车，西出东进，尝遍天下好茶。清代有《续茶经》，当代必有《再续茶经》，谁续，大家拭目以待。

在恩施住了一夜，寻访这里盛产的雨露茶。有茶叶当然就有传说，雨露相传始于清朝康熙年间，1680年左右恩施一位姓兰的茶商，垒灶研制，沿用唐代制茶工艺，将鲜叶蒸至半熟，摊晾，趁湿搓揉成条，外形紧圆挺直，色绿如玉。雨露茶因此得名，据说，这是我国保存下来的唯一一蒸青针形绿茶，汤清叶绿，香高味爽。很巧，住处边就有一个恩施玉露茶专销点，叫做恩礼臻品，合乎恩施之喻。依惯例先品后买，一袋只有一两的花枝雨露陪我到了夜郎的国度，还挺合口味。恩施，一个多好听的名字，雨露又是曼妙委婉清新之物，出茶的夫人沈传玲彬彬有礼，成为我下一次恩施之行不可阻挡的理由。

绕过喧嚣燥热的大都

应伯爵的鲥鱼



蒜醋。那应伯爵与谢希大，拿起箸来，只三扒两咽，就是一碗，两人登时狠了七碗。哈哈，“三扒两咽”、“狠”，端的灵魂摄魄，只区区两笔，其俚鬼、饿鬼的丑态毕现矣。

有一回，西门庆收礼得了两包鲥鱼，送了应伯爵两条。及至他与韩道国来求西门庆办事，好不奉承——我还没谢哥，昨日蒙哥送了那两尾好鲥鱼与我。送了一尾与家兄去。剩下一尾，拿刀儿劈开，送了一段与小女；余者打成窄窄的块儿，拿他原旧

红糟儿培着，再搅些香油，安放在一个瓷罐内，留着我一早一晚吃饭儿，或遇有个人客儿来，蒸恁一碟儿上去，对房下说，也不枉辜负了哥的盛情。——你们哪里晓得，江南此鱼，一年只过一遭儿，吃到牙缝儿里，剔出来都是香的。公道说，就是朝廷还没吃哩。不是哥这里，谁家有？

送一尾与家兄。送一段与小女。余者依旧糟起来，慢慢自享或待客。哈，两尾鲥鱼，一条也就至多二斤重吧？却让他如

湄潭茶记

市重庆，直接来到了我心中的红色圣城遵义。这是一个因为一次会议而留名历史扬名天下的城市，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至此，在前途渺茫，路径不清的生死关头，召开了内部整顿会议。确定之前一直受到排挤的毛泽东为主要领导，解决了领导权问题，平息了队伍中的悲观情绪，一年后胜利到达陕北。从学习历史的那一天开始，遵义就一遍一遍地在我的眼前闪过，影响之深，记忆之深，视若老家。却总是无缘走近，多次失之交臂，只能望眼而欲穿。路过岂能错过，2014年4月20日上午，在伟大的遵义会议开过79年又三个月之后，我站在了那座熟悉的小灰楼前。激动的自然是心情，表达的方式就是合影留念，就是流连忘返。我也稍有想法，茶在会址周边正如如火如荼地扩建，已经建成的红军街实际就是一条商业街，茅台镇的各种“茅台酒”占据半条街，再就是遵义各地生产的茶叶。要不是建在遵义会议会址的边上，看不出这条红军街与红军有何干系。原汁原味是每一个参观者的期望，在毫无尊严的大拆大建中，不仅失去历史的本来面目，还会就此割裂历史与现代的链接，意义全失。

我们一直没有弄懂原产地这三个字的深刻含义，其实，真正的茅台酒在离遵义60多公里的仁怀市茅台镇。而遵义产茶的地区是湄潭县，离遵义市区有58公里的路程。有一种说法是，历史上曾经有两支大军先后来到遵义，一支是武军，另一支是文军。武军就是毛泽

东周恩来领导的红军，长征路过此地，召开遵义会议。文军则是抗战时期由浙江西迁到遵义市湄潭县继续办学的浙江大学师生。历来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武军来此，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文军驻扎，同样留下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其实，我到湄潭就是为茶，一看世界最大的茶壶，二访抗战时期在湄潭成立的民国政府中央实验茶场。

说是世界最大的茶壶，其实是一座茶壶式的建筑。壶基座高度25.6米，壶身高48.2米，壶身最大直径24米，壶内体积28360.23立方米，建筑面积5000多平方米，茶壶内是一个可娱乐、品茶、饮食的休闲场所。这座颇有创意的建筑物建在湄潭县城里的湄江河畔的小山头上，隔河远望，茶壶立于全城最高点，意喻一壶茶水，滋润湄潭人民。除此，湄潭还有茶海休闲度假旅游景区、中国茶城、茶文化生态博物馆，称其为茶城名符其实。至少，种茶之外湄潭人知道拿出更多的精力，挖掘茶文化的深厚积淀，营造茶文化的浓厚氛围。近几年，湄潭的红茶，尤其是湄潭翠绿茶，畅销全国，成为贵茶的代表。

1939年，浙江大学辗转数千里到达湄潭，此后七年的时间浙大一直在湄潭办学。不久，爱喝龙井绿茶的蒋介石委员长下令在湄潭创立中央实验茶场，也叫中央桐茶实验场。这是国民政府经济造血，发展农业，巩固后方的重要举措。湄潭自古出茶，但都是粗茶，加工粗糙，无形无名。实验茶

场郑重应用到这般极致，借此炫耀了一大圈儿，要足了三方面大大的面子，还小小(只能如此，也只好如此)满足了口腹之欲。呵呵，你看这像不像极叨了一块骨头，神气活现来在鸡、狗、猫、鸭面前趾高气扬，大事饕餮的一条巴儿狗？

但是，你若只看到伯爵虚荣、可怜、可笑的一面，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了他的举荐，当上西门庆伙计的贵四，因监工赚足了银子，却不解事，从未孝顺他一下。他就借与西门庆吃酒取笑时，当众寻了贵四一个破绽，将无作有捏了他一个“僭上”的罪名，慌得贵四第二天，立马送了三两银子与他。

老儿不发狠，婆儿没布裙。贵四这狗啃的，我举保他一场，他得了买卖，扒自饭碗儿，就不用着我了。大官人教他在庄子上管工，一向赚的钱也够了。我昨日在酒席上拿言语错了他错儿，他慌了，不怕他今日不求求我——咬我的狗不露齿，他伯爵嘴下有刀子哩。他把两尾鲥鱼的应用，发挥到极致，真的只是图了个虚荣的面子？

傍虎于前，为的是啖饭于后啊。此所有帮闲、食客的不二法门。面子、里子，他们一样也落不下。

场的组建者是刘淦之，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昆虫学博士，中国的治蝗专家。实验茶场的技术室主任由茶学家、茶树栽培专家李联标出任。制茶师傅大多是从浙江请来的龙井茶制作高人。每到新茶问世，苏步青、竺可桢、刘淦之等浙大教授就前来品尝，还在湄江边设立野外茶馆，课余聚此，吟诗作赋，品茶思乡。这些大科学家留在湄江的茶诗有60多首，成为这座茶城宝贵的文化财富。在那个国破人亡的抗战时期，湄潭炒制的其实是浙大师生对故乡的思念之茶，他们称为“湄潭龙井”。湄潭红茶更是替代祁门红茶出口，换回大量的军工产品，为抗战胜利立下大功。毕竟，湄潭的茶树与龙井茶树是有区别的，后来，一叶一芽，一芽两叶，慢慢形成精致的独芽所取代，形成如今流行的湄潭翠芽，也成为贵州茶叶的象征。据说，湄潭全县现有茶农30万人，茶叶年产值10亿人民币，这不是个小数。

时间紧促，我在湄潭只有半天的时间，走马观茶，仅此而已。湄潭本有茶，中央实验茶场带着它走上现代中国茶叶的改良从新之路，使之大振。今日湄潭，再次发力，赋予更多的文化含义，翠芽又红，令人羡慕。

厚道的齐鲁茶人，可看出门道？



爸爸今年85岁了，住在七层楼的阁楼上，没有电梯，上下楼很不方便。

弟弟虽住在六楼，但每天一早一家三口就各忙各的去了，晚上很晚才回来，少有机会照顾他。

天暖的时候，爸爸早饭后就带着马扎和渔具，骑上电动车来到河边。在那里，遇上对脾气的老友就天南海北地聊聊天儿，老友不来他就一个人坐在河边垂钓上半天。等下午三点多的时候，他的鱼包里就收获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鱼儿。这时候，他又累又饿，就回家休息。只要天气不冷，他几乎天天如此。

我们天天都忙得不可开交。爸爸几点去几点来，我们不知道；走多近、跑多远，我们不知道；钓没钓到鱼，我们也不知道。只是有时候，爸爸打电话来，说要来给我们送鱼，我们这才想起他来。

爸爸送鱼来的时候，脸上还带着极大的兴奋和喜悦。他边从包里掏鱼，边向我叙述鱼是在哪儿钓的，哪儿的鱼最多、最干净等等。看着爸爸每天乐呵呵的，我心里也高兴不已。

可是渐渐地，我发现平时乐观的爸爸一到冬天就变了，变得疯疯癫癫、不可理喻。他每天铁青着脸，见谁训谁，一个冬天竟然在家里写出了厚厚一沓子上访材料。他说自己很委屈，本该离休却办成了退休。现在他要到市委、省委上访，大有办不成决不罢休的阵势。

一次我去看他时的时候，他拿出那些材料让我看。我一想，父亲这么大年纪了，可不能累出病来。我必须做工作不让他去上访。

我陪着爸爸喝茶，用他曾教育我的那些话来“教育”他：“发这些钱就不少，和躺在烈士陵

【空巢里的孝心故事】

我的父亲不再“癫”

□杨海洋

园里的烈士比，我们活着就是幸福。”他听了，终于点点头，答应不再上访了。

转眼又到了冬天，爸爸翻出去年的材料又要去上访。并且我发现，只要天一冷，爸爸下不来楼，就天天独自在家喝闷酒，喝得酩酊大醉。他不管是亲人还是邻居，也不管男女老幼，见面就要抢白一顿。我们送东西给他，他也不高兴。

有几回爸爸向我诉苦说：“我坐在这阁楼里，就像鸟待在笼子里，挂在半天空里，不用多少日子就把我憋煞了。”

初听这话时，我也没在意。时间久了，综合爸爸的反常表现，我这才顿悟爸爸为什么一到冬天就“癫”了。原来爸爸开朗、健谈，因为天冷没处去，只好无奈地闷在七楼上，性格变得莫名的暴躁、易怒。

于是，我就利用中午下班时间去陪爸爸。

每次去，我和爸爸坐在阳台上喝着茶，说着话。当然，大部分是爸爸说，我听。

爸爸年纪大了，对过去的陈年旧事怀有很深的感情。他讲的人和事其实我都很陌生，有的我并不感兴趣，但我必须认真地听。有时我听着听着就走了神儿。但看爸爸笑，我也跟着笑，不让他看出来我心不在焉。

雨雪、刮风天气时，我更要去陪着爸爸。因为这样的天气，他下不来楼，没人说话，心情更加孤独、憋闷。我去和他说说说话儿，给他做点儿可口的饭菜，他便不再寂寞。

爸爸喜欢看书看报，我特意找一些适合他口味的书给他看。我曾给他订了一份《特别文摘》。每次刊物来了，我第一时间就给他送去。过了些时间，他又向我要县文史资料看。我就去找熟人借来一些，他看后兴奋不已，还经常将里面的故事讲给我听。

爸爸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了近四十年，走过了好几个乡镇。岁月越长，他越怀旧。为了让爸爸开心，我分时期，分乡镇联系了几个爸爸过去的同事，把他们请到一起喝酒聚餐。见面后我负贵冲茶倒酒，看他们高谈阔论，酒酣耳热，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整个冬天，我变化着各种形式和地方让爸爸高兴，给爸爸解闷儿。有时朋友请客，我也带着爸爸。结果这个冬天，爸爸竟然没有犯“癫”，脾气也好了，天天乐呵呵的。

春天来了，天气转暖，爸爸挨过了一年中最难挨的日子，又可以自由自在地去河边钓鱼了。我也总算松了一口气。

征 文 投 稿 邮 箱：
qlwbxiaoxin@163.com

